

///城市印象

老地名，隐入城市天幕

■李 晓

城市之夜，流光溢彩。几个中年男人在江边散步，突然念叨起这个城市里的一些老地名：滴水岩、字水坡、月亮街、莲花池、白象街、响水桥、凤凰台……而今，这些老地名随着城市变迁，大多已经消逝了，被载入城市旧事的线装书里。中年男人们陷入集体沉默，突然，一个男人双手蒙住脸，忍不住啜泣起来——他想起一条曾叫做扁担巷的老巷子，那里藏着他故去亲人的印记；在老打锣巷的一间小平房里，有他初恋的姑娘阿娟。

一些老地名在城市的天幕里深情地闪烁。老地名包含着人们对城市里人与事物铭心刻骨的记忆，标记着城市发展的节点，测量着城市的人情味。去年，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，有机构倡议筹建一个老地名文化博物馆，并面向社会征集老地名资料。我立即响应，发去了一些关于老地名的图片和文字介绍，想让城里的人，循着一个个盛满乡愁的老地名，找到先辈老家的路。

“刘老三，今天晚上到五显庙吃肉”“王大脑袋，后天中午来东门吃酒”“三娃子，大后天你来左堂巷把鞋垫给你妈拿回去”……这是那些年我在城里，平日里常依稀听到的喊声。以前人们口中总念叨的城里老地名，如今就像成年人的乳名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越飘越远了。

想念久了，它们会在我的记忆里回光返照。

有一次，我去北方一座大城市拜访一位乡人老友。酒至微醺，他和我回忆起从前老家城里的一些老地名，突然一把抓住我，嘴唇哆嗦，似是想起了故去的亲人。他央求我，回城以后给他拍几张故地以及有着老地名标识的照片邮寄过去，以解思乡之渴。我遗憾地摇晃着头说，旧城改造，好多老地名都不复存在了。你若再回去，对着年轻娃娃讲旧地名，他们大多可能都不识得了。乡人老友听罢，双眼微闭，摩挲着胸口，似有什么东西从他心里被活活拔出去了。一个怀乡者，在异乡念叨的，是那些在时空里永不褪色的故乡城市老地名。我们少年时光里的城，也如一条沿着老马路、老城墙、老钟楼绵延的老藤，上面结满了以老地名作称谓的瓜。

通常，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城，都有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。在这样城里，犹如襁褓一样护佑着城市的四道大门的名字，成为了最响亮的老地名。年少时，我从乡下去城市，在古城的滚滚烟尘里飞奔，问一个小胖子：“你家住哪儿啊？”他回答得有板有眼：“东门，往左拐，黄葛树下的院子。”我们聊成了朋友，小胖子还带我去了他家吃了个咸鸭蛋。回家后，跟母亲讲了我在城里新交的朋友，母亲让我下次再进城时，给小胖子家提一只鸭。后

来的很多次，我跟着小胖子到过城里的很多地方，熟悉了许多老地名——在这座城市掌纹般的老路上，早就有我细心探寻的身影。一个人，记住了那些老地名，心壁上，也就爬满了时光的老藤。

那些城里的老地名交织，在老城人的心上形成一张鲜活地图，若老地名对应的地点和回忆要成影，那也是用黑白胶卷拍摄的。星星点点的老地名，是老城收集的与之关系密切的邮票。我曾在老城里骑着自行车，于风中模仿孔雀东南飞的姿态，深入街巷，去那些老地名所对应的地点畅游。那些年，一辆辆公共汽车缓缓穿过城里一个个保持着老地名的老地方。有一次，我在一辆公交车上，听那位梳着齐眉刘海的姑娘沿途报站名：“西门坡万里城墙、两层桥、易家庄、三元街、四方井……”听到这些颇有趣的历史的老地名，就是接触到了一段一段城市旧事。

城市各个角落的老地名，有时来源于那个地理位置的地形单貌或一段传说，但也有风马牛不相及的“无厘头”起源，比如一条马路旁的巷子从前叫“螺丝包”，人们完全无法考证它的来历。“鸡公岭”上也无鸡鸣声，但我愿意想象，很久以前的老城里有一大户人家，在落叶堆积的庭院里养了鸡，每天黎明，鸡鸣声都能响彻老城。“鸡公岭”这个老地名倒是被沿用至今。现在我经过这个地

方，还总恍惚，感觉其中会突然窜出几只鸡来，咯咯咯地叫着。我生肖属鸡，与“鸡公岭”呼应，以至于每次经过这地方，一刹那感觉像是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故乡。

城市里的老地名啊，如果我也能成为你包含故事里的一个细节，乃至一个标点符号，我便庆幸万分。你见证了我及数代暂寄于城市里的人，偶然路过这苍茫人间的纤薄身影。



静影流金 李昊天摄

///川海文心

从《三峡》到三峡

■仇士鹏

余秋雨曾在《文化苦旅》中写道，当外国友人问他中国最值得去的地方是哪里时，他常常脱口而出：“三峡！”

三峡，这也是我的答案。

“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，略无阙处。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。”我至今还能背出初中课本上郦道元的《三峡》。从奉节到宜昌，193公里的长江，贯穿1500年的时光，讲述着三峡千峰万仞、连绵不绝的自然美学。随着水势由盛及衰，四季的光景随之变幻，从气势磅礴到恬静秀美，再到萧索凄凉，它总有一种姿颜，让人爱恨交加。

想去三峡，那里的每一座山上，都有文人墨客情不自禁的吟咏，那里的每一条波

纹里，都有哲人圣者不舍昼夜的灵光。这是山水画廊，也是古典文化的时空走廊，如今，也成了展示国人创造奇迹的长廊。

百年前，人们想，这里有“夏水襄陵，沿溯阻绝”，浩浩汤汤的水流仿佛是等待出征的千军万马；“朝发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间千二百里，虽乘奔御风，不以疾也”，一泻千里的流速，势如破竹的气势，这是何等的兵强马壮；“悬泉瀑布，飞漱其间”，悬殊的落差蓄积出磅礴的势能，若是装上水轮发电机，岂不是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电能？对于能源短缺的中国，那将是丰厚的福祉。

于是，一座世纪工程在三峡巍巍立起。“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。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。”伟人的梦想照进了现实。175米

的蓄水位，如同巨人高高举起湖泊，用一种平静而震撼的姿势，完成了文明对原始的教化，秩序对野性的改造。两千

万千瓦的装机容量，输出无尽的绿色能源，照亮了九州。当三峡开始放流的时候，我分明看见一条彩虹的诞生与延展。这是古人上抵银河的想象力也无法预见的史诗级工程，这座西江石壁俨然成了大国重器，成了一个民族高高耸立的自信与自豪。

你看它，如长城般雄伟，如山脉般挺拔，张开双臂，挡住滚滚而来的长江水，不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将军；你看它，放出白浪排空，卷起千堆雪，汹涌的奔雷冲出胸膛，撞出惊天动地的心跳；你看它，托起厚实的手掌，大船爬楼梯，小船坐电梯，消弭了长江多险滩、多急流的通航弊病，让巫峡原本仅一

米的水深陡增百倍，使长江真正成为一条黄金水道，高吨位的船舶也能通过三峡奔赴自己的远方……

有了三峡工程，军民不再需要立下“人在坝在”的生死状，再大的雨水只徒增诗人的感伤；有了三峡工程，那首悲戚的渔歌就被彻底阻断在了历史的上游，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”，贫寒困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，全民小康随着三峡输出的电能在中华大地上流转；有了三峡工程，清荣峻茂的良多趣味飞入了寻常百姓家，因水力发电而节省下的煤炭继续枕着清新的微风安眠。文明兴盛于水边，幸福也繁荣于水边。

我想去三峡，带着掌纹里镌刻的知识与技能，带着胸臆间翻腾的墨水和抒情，让目光里垂落五千年的光影和脚步

中飘扬一百年的红旗晕染出三峡的层林尽染与万山红遍，让我的身体成为三峡的大坝上一块坚硬的石头，一个坚固的零件；让我的灵魂成为三峡天空中一朵洁白的云朵，一声响亮的汽笛。

我要在这里读懂中国，读懂自川上而来的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的智慧，读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，读懂“为我中华，志建三峡”的火热情怀。千年前，郦道元用古汉语为三峡的风光写下了《三峡》，千年后，我将用现代汉语为三峡的水利工程、为三峡的工匠们写下新的《三峡》。那必然是一本厚书，封面上有粼粼的波光。它很轻，每一页都简单、纯粹；也很重，每一页上都凝聚了最深沉的情愫和最坚定的信念。